

巴基斯坦人忿怒了

羅惠強

2012年10月9日傳出，巴基斯坦一位14歲女童馬拉拉在放學途中，乘坐的校巴被塔利班槍手截擊，恐怖分子指名道姓要槍殺馬拉拉。馬拉拉的頭部吃了一顆子彈後重傷入院，性命垂危，但當醫院傳出馬拉拉有生還機會的同時，塔利班分子卻無恥的揚言，若馬拉拉仍生還，會繼續的追殺她。

馬拉拉何許人也？小小一個女童，單純的背著書包上課去，竟勞駕世界知名的塔利班武裝分子發動連環追殺？！所持的理由竟滑稽得使人難以置信。馬拉拉要爭取女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機會，曾接受電視訪問，談及受教育的快樂以及婦女在塔利班政權下的生活情況，又獲得第一屆巴基斯坦青年和平獎。就是因為女孩子可以受教育，塔利班分子就受不了，要向她展開追殺行動！

接著，世界各地紛紛有人上街遊行，聲援馬拉拉，為她的康復祝願。10月20日，巴基斯坦人終於受不了，不少年青人或婦女都上街遊行，表示支持馬拉拉，反對塔利班的橫蠻和粗暴。

在二十一世紀，資訊爆炸、交通便捷、思想自由的年代，我們很難想像，在不遠的角落竟有塔利班分子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政權，以宗教為理由，實

行愚民政策，到底這塔利班的思想根源是怎樣？他粗暴對付婦女的理據何在？

雖然有人說，伊斯蘭是像迷一般的宗教，但隨著世界地球村的出現，我們對伊斯蘭的接納和認識，理應不會陌生。大使命中心曾出版專輯深入淺出的介紹伊斯蘭的五功六信條，值得一讀。（五功分別是唸功、拜功、齋功、課功及朝功，六信條則是信真主、信使者、信天使、信真經、信末日、信前定）

伊斯蘭與基督教不同，伊斯蘭沒有太深奧的宗教教義，例如六信條，信絕對的真主，絕對的真經，絕對的使者等，沒有討論研究的必要，事實也沒有討論研究的空間。一切宗教禮儀都是很實在的生活行動，如唸清真言、朝拜的方向和禮儀、守齋或封齋的時間等等，沒有太多抽象難明的事件，只是依規矩而行。

伊斯蘭也是個信仰和生活融合的宗教，用在生活上就稱敬虔生活，用在政治上就稱政教合一，他們強調天經有一切的真理和準則，穆罕默德是人類的完美代表，他的言行是實行真理的尺度，一切生活要依他的榜樣。由於伊斯蘭是個政教合一的宗

教，所有規矩也會牽涉政治，反之亦然，政治也直接影響宗教。由宗教儀式到人民生活，以至國家政治，都互相影響。

伊斯蘭由七世紀興起到十五世紀，在中東、中亞洲、小亞細亞以至非洲一帶，都先後建立了強大的帝國，主導著世界政治的舞台，伊斯蘭模式的軍、政、教三方面的權力都運作自然，沒有多少矛盾。及至那被巴格達瞧不起的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運動，自由思想興起以及工業改革，帶來歐洲各國連串的政治和宗教改革；相對來說，伊斯蘭的穩定反而導致了落伍。結果，歐洲在文化、藝術、科技和政治上都有明顯的突破和變革，但中東這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中心仍固步自封，直至拿破崙的鐵蹄踏進伊斯蘭的國土時才醒悟，顯然有點姍姍來遲了。

穆斯林認為真主是賜福敬虔者的，敬拜真主，國家必富強，過去多個伊斯蘭帝國的強盛，都是蒙安拉賜佑，今天伊斯蘭的軟弱，必定是離開真正正道，被安拉管教，結果要回到《古蘭經》去，回到

安拉的律法去，便成為宗教領袖喚醒時代的訊息。由於伊斯蘭是政教合一的宗教，回到宗教的禮儀去大概可以明白，但生活上，要從二十一世紀回到七世紀的伊斯蘭法去，就需要用很大的氣力，作很大幅度的修正才行。這些重任由誰負責呢？就是由聖訓學者主理。

在伊斯蘭中，釋經或解經都不重要，因為《古蘭經》是絕對的，沒有研究討論的空間；反之，怎樣在現實生活中應用，就需要專家的研究了。上文提及穆罕默德是絕對的使者，也是完美的人，由安拉委以重任，不單傳達《古蘭經》，也掌管和實行了軍政教大權，所以穆氏的言行就是解釋《古蘭經》重要的門路，有關穆氏的言行，已搜集在六大聖訓集裏，所以聖訓學家的言論，牢牢地主導著穆斯林的政治和生活方向。

伊朗的哥美尼是什葉派的聖訓學家，在1979年他沒有流一滴血竟推翻了擁有龐大軍力的巴列維皇朝，顯明是安拉的賜福，有了這美麗的憧憬，伊朗便開始了真主統治的時代，一切違法的事，就是違反真主。回到安拉去的伊朗敢向強大的美國說不，就表明了伊斯蘭的成功和強大，也吸引了不少伊斯蘭國家改革的方向。

賓·拉丹是沙特政府的反對力量，被沙特政府逐出，他的言論和財富，吸引著阿富汗的塔利班組織，結果賓·拉丹成了他們的精神領袖。原來塔利班是由遜尼派背景的聖訓學者所組成，強調回到穆氏的生活模式就會蒙安拉賜佑，所以研究、教導和實行聖訓是他們的責任。當年，擊退蘇聯共軍、911能成功襲擊美國是安拉賜佑的明証，所以塔利班的施政觀念，就是人民一切起居生活回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方式。也由於他們仍在研究聖訓如何在這世代實現，所以婦女應留在家中收聽廣播、聖訓學者



或男士的指導，學習如何實行生活的規條。

其實聖訓學者在研究聖訓規條時也有一定的基本原則，首先是以《古蘭經》為權威，其次是引用有關穆氏的六套聖訓集記錄，再後是公議，就是大眾的意見或早年法學家的見解，最後是類比法，就是推論。例如穆罕默德時代沒有汽車，但他騎騾的原則如何，就這樣推出乘坐汽車的原則和法例。當然有些沒有相似的類比，例如照相機、電影、電腦等應怎樣運用，就是視乎掌權者的喜好和取向了。

馬拉拉受槍擊後獲救，新聞傳出她有生還的機會，塔利班竟厚顏無恥的傳出消息，表示如果她生還，仍會追殺她！到底塔利班的思想人性和道德是怎樣的？馬拉拉生活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勢力範圍，婦女是不准接受教育的，他們認為教育會使婦女的思想受染污、不順服、遠離安拉，她們應留在家學習婦道，如何相夫教子。馬拉拉竟高調爭取上學的權利、婦女的權利和地位，與塔利班的言論有違。塔利班以為自己是帶領穆斯林回到《古蘭經》

去，回到穆聖的生活去，回到安拉賜福的正軌去，現在以美國為首的罪惡世界透過馬拉拉的言論和行為，正蠶食婦女們的思想，他們要替天行道。

當人以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作為絕對權威，作造物者的代表時，就會以為自己所有的行為和決定是絕對正確，人類的悲劇也就是這樣發生了！幸而塔利班不等於穆斯林，穆斯林又稱順民，是順服安拉的意思，很多穆斯林都希望過敬畏真主的生活，遠離惡事，敬虔的度日。他們有的謹守著一天五次的禮禱，守著三十天的齋戒月禁食，每天努力誦讀《古蘭經》，努力尋求真主的喜悅。而塔利班只是一小撮的極端分子，借用回到先知的時代為名號，挾持了大眾多年，巴基斯坦一直是塔利班的溫床，但願這次塔利班的行為，能喚醒巴基斯坦的群眾。巴基斯坦人的義怒，是表明愚民政策、無知的順服不是國民的福氣，安拉也不會賜福！

（作者為香港環球福音會總幹事）